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瑾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郭洽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辯義卷五

明 卓爾康 撰

莊公

戊子○莊王四年

元年○齊襄五年晉緡十二年衛惠七年黔牟三年蔡哀二年鄭厲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陳莊七年卒杞靖十一年宋莊十七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或以不書即位自是魯君不行即位之禮非聖人絀其即位也予謂嗣子繼世即位情有順逆禮有隆殺不同無不行即位禮如重耳謝喪避為後可不稽顙不能不拜黄楚望曰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為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休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公羊此義當矣穀梁則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

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其說雖正然不及公羊盖據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據穀梁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為得胡文定以為世子必誓于王為諸侯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春秋絀而不書其說太矯激非正夫莊公為太子盖已誓于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及薨則太子嗣位而告喪告葬天子使来歸賵此是舊典應如此及周之衰賵賵錫命之禮即有遲速或至

全闕然嗣子承統必告天子當巳在告喪之時決無不請命擅有其國之理又設令世子嗣位告葬雖未獲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正言順奕世相承豈可以為擅有其國乎惟不書即位當是夫子所削葢桓公以去年十二月葬則莊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禮夫子以為父死於外子當隱痛故不書即位此公羊之義所以為得文定之說失之太過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文姜與弒公魯人責之心不自安故出奔内諱奔故言遜去年四月公喪夫人必送歸魯魯人責之故于此三月奔齊非于接練時録母之變公羊所謂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者非也不稱姜氏畧之也左氏曰絶不為親則當存姜氏去夫人或曰蒙上文然去年書姜氏在正月去此逺矣春秋有善詞焉有厭詞焉善詞詳厭詞畧心憎是人而不能不舉者不曰夫已氏則曰是而夫或視楹以代名或指掌以示惡不

勝其忽夷棄置之意焉文姜不具稱亦猶是也陸粲氏曰後此盖屢書夫人姜氏又書奔我小君文姜既畧之復親之何也臣子辭也春秋于文姜哀姜始終皆以小君之禮書之者亦不沒其實而義自見穀梁子曰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

連叢子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

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絶不為親則凡人耳且夫手殺重于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絶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大逆也梁相從之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逆王姬一以為送王姬一以為逆王姬據左傳則單伯是天子大夫據二傳則單伯是魯大夫蓋魯

使之逆王姬也左氏親見國史則魯無單伯實是周命大夫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左氏云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又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左氏云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載于左氏者班班可考也

此單伯也一以為周大夫一以為魯大夫言之有故皆為可據然周疑于魯魯疑于周學者終莫能堅決

也已得三訖而豁然王申子曰禮天子使其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魯大夫有單伯費伯夷伯魯有監國三大夫也范氏曰單姓伯字禮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陸氏曰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内邑為號令歸國如單伯祭仲是也周德雖衰王靈未歇官方舊典尚有一二在則單伯蓋周大夫而監于魯魯大夫而名于周者固與鄭之祭仲陳之女叔一例矣則單伯之疑周疑魯也固

宜

送王姬者主婚雖魯周必有送女之人其以送于齊送于魯皆單伯也公穀改經文送字為逆以就其說謬矣

送公穀作逆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云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魯為之主久

矣築之于外何也公在諒隂之內齊侯當来親迎不恐即行嘉禮接賓于廟又不敢明逆王命辭主婚故築館于外使齊侯從外逆之穀梁云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魯當是時固當有此二念而其為之辭則必以制喪未闋故異其禮云爾王樵氏曰魯自主王姬之外令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讐齊之意無幾微見于舉動烏在接嘉禮之不安而築之外乎其不言齊侯来逆

何也齊侯驕強未必親逆或不書築館于歸既已備
載親迎自不必言或不書親迎則仇讎在目如觸眼
釘魯人不快或不書此三不書者義俱有之
高忠憲曰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尊於寢
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必有常處何以築於外仇讎
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
不可故築于外也然有三年之喪天王于義不當使
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于義不可為之主築於外

之為宜不若辭而不主之為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高氏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王使榮叔来錫桓公命

穀梁云禮有受命無来錫命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然此命錫于葬後必謚典號冊非爵服之命也

李氏曰錫命公羊注取禮緯說禮禮有九錫一車馬

以代其步二衣服以表其德三樂則以化其民四朱戶以明其別五納陛以安其體六虎賁以備非常七弓矢使得專征八鈇鉞使得專伐九秬鬯使之祭祀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財物周禮典命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注亦引九錫文而疏曰九錫與周禮九命異何休既引九錫又引九命其意以九錫即九命也今按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

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與九錫不同矣舊觧九錫之名輿馬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玄衮也樂則軒縣也朱户所居之室朱其户也納陛從中階而升也虎賁三百人也弓矢彤旅之弓矢也鈇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秬鬯之酒盛於圭瓚之中以祭祀也胡氏于文元年傳曰歡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賜之車馬衮黻因其歲時来朝而錫之

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然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秬鬯弓矢虎賁宰孔賜齊侯受命賞服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襄王命晉文亦以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鏚鉞秬鬯虎賁而已則古者策命之典亦不過如此何休范甯本得之但其所引出禮緯及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附會增益之也胡氏取禮及詩為證而分為三事蓋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黻冕也王命士會以黻

晃是矣又考之左傳文元年毛伯錫命注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莊二十七年惠王使名伯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為侯伯襄十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昭七年衛告喪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

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髙圉亞圉而命晉文之辭亦有策書以此觀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襃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襃美是也要之三傳之說皆可通又曰韋昭國語錫晉文命下注云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賜晉惠公下又曰賜瑞其說又不同見文元年又曰策命晉侯為侯伯下杜注曰九命作伯是

既加以九命之伯又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兼引九錫九命亦自有見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熊過氏曰齊欲滅紀故徙民于他邑而取其地不書其地趙子常云分背之非一處也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自是始滅之也

此書遷之始

郱今青州府臨朐縣古東莞鄑今平度州昌邑縣古
北海郡都昌縣郚今臨朐連界安丘東南古朱虛
己丑〇莊公五年
二年〇齊襄六晉緡十三衛惠八黔牟四蔡哀三鄭厲
九子儀二曹莊十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宋莊
十八卒秦武六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公羊曰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耳杜謂小國孫明復羅泌路史以為魯附庸國今鄒縣古南平陽也南界邾瑕以其與邾通故伐之今不繫邾有二說其一公羊所謂國之也其一魯附庸國以內詞書也未知孰是若慶父得國擅兵兩世其說不然蓋國家分國不過百里建卿制位總以軍名大國三軍即為三卿小國即為二卿有以公子而不命為卿者矣未有為卿而不成軍

亦未有成軍而不將兵者非如後世天下之大四海之衆樞密本兵總管督衆别握兵權也

熊過氏曰慶父者莊公之庶凡本庶孟宜稱孟不欲先莊公故自稱仲若母弟然公羊遂指為母弟也

於發語辭餘丘今兖州府滋陽縣東南界

秋七月齊王姬卒

王姬非内女亦書卒為比之内女故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繇魯嫁故為之服

娣妹之服是其比内女也穀梁曰為之主者卒之也

此一事書逆書築舘書歸書卒辭繁而不殺何也在不修春秋者魯以喪事主婚築舘于外為變之正故

左氏曰得禮在修春秋者魯忘父事仇為之委曲詳縟以畢事焉禮愈得而心愈失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以病公也曰子可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于國君君者人神之主

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耳

禚公作郜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

庚寅○莊王六年

三年○齊襄七晉緡十四衛惠九黙牟五蔡哀四鄭厲

十子儀三曹莊十一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捷元

年秦武七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氏云疾之也桓十六年衛惠公奔齊溺會齊師伐

衛納惠公也然朔殺兄篡立魯同惡相濟故左氏言

疾之公羊云溺吾大夫之未命者是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緩也王崩至是七年矣穀梁曰郤尸以求諸侯舉天下而葬一人危不得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胡傳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

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藴子由曰紀非齊之敵也天子莫之治諸侯莫之救紀侯内則不能下齊外則不忍抗齊以殘其民將棄國而去故以酅與季使為附庸以無廢先祀故書曰紀季以酅入于齊言非叛也季之不名附庸之君且喜之也

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已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故析地事仇援存亡繼絶之義使

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叔姬歸酅是也可謂明于權矣

酅今臨淄縣東界古東安平

冬公次于滑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胡傳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茍能救紀抑齊一舉兩善并矣見義

不為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

齊為強大必朝夕滅紀而後安魯雖主紀安能明言救援其意尚欲晤商于鄭以為區畫耳胡氏救而書次為譏固不知當日情形若季氏謂滑在魯西南何

為次滑而謀夫謀人者遠近固不必論第曰左氏以為將會鄭伯謀紀則厲公失國未復方受制于其臣自救且不暇何暇他謀況魯莊方幼以甥事舅惟齊是從豈復有謀紀之志乎故滑之次非為紀也季氏謂滑在衛南鄁其必奉齊命以侯諸侯納朔而不至者歟然五年之伐衛已張本于此矣夫伐衛去此二年次滑未必預謀若此還以謀紀為確惟其鄭伯見辭又畏齊故不敢徑行作此逡巡耳左氏所舉鄭伯

突與儀未可知也據滑地計之若是滑縣應與儀謀若是滑國應與突謀然魯不君忽何況于儀突謀是也

熊氏曰滑今大名府滑縣是杜氏所言陳留襄邑西北地然則是衛南鄙非鄭地矣若滑國則自都費在

河南緱氏縣

滑公穀作郎

辛卯〇莊王七年

四年○齊襄八晉緡十五衛惠十黔年六蔡哀五鄭厲十一子儀四曹莊十二陳宣三杞靖十四宋閔二秦武八楚武五十一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高忠憲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

祝丘魯地

享公穀作饗

三月紀伯姬卒

黃正憲氏曰按禮諸侯絶旁朞姑姊妹女子嫁于國君者尊與己同則變不服之例為之服大功蓋變恩成于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畧之矣伯姬惠公之女隱公元年履繻所逆者也婚姻之國實有唇齒輔車之勢焉桓公庇之而不終莊公畏齊而不救紀亡而伯姬與之俱亡春秋感慨之意深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垂之遇趙子常謂鄭要陳遇齊請存紀社稷然突方
居櫟豈能謀紀高抑崇言齊結陳鄭之懽恐其救紀
夫齊何畏于陳鄭陳鄭又去紀最遠亦何能救紀者
而至于宋衛之間為遇哉此疑鄭突求釋援紀之怨
于齊假陳以為介紹也
藕子縣曰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
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亹十八年齊
襄公殺子亹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

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

子常之說則遇垂者為子突蘊王之說則遇垂者為子儀子細辯之論大勢則厲公強黯內結國人外邀

隣國後終君鄭似此鄭伯為突論情事子儀自陳入子亹又為齊所殺則此齊陳之遇又似為儀再推之突故強黠或見齊殺子亹陳入子儀特邀二國以為乞援二國既不與會姑以遇禮相見少荅其意則此鄭伯又似為突又再推之陳入子儀自知國小乞齊之靈共為繫援則此鄭伯又當為儀又再推之以地之相去論垂曹地近鄭國則此亦似為儀然諸侯始終不君儀即在本國徒寄空名十四年子儀之弑鄭

人不告喪魯史不書弑則知此垂之遇是突非儀必也若援紀之謀突强而未定儀弱而自守俱無能為者且三傳無明文子常曰謀紀尤無據矣

垂曹地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大字左傳無明文公羊云大者何滅也穀梁云大去

者不遺一人之辭程子曰大名也吳幼清曰紀侯去其國而紀遂亡故名之蘓子繇曰大去者不返之辭也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雖失地之君而原其行事則周亶父也故賢之而不名公羊曰何以不言滅為齊襄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齊哀公享于周紀侯譖之于是九世矣世葢有復九世之仇者乎且襄公非志于復讐者也雖或以是為名春秋從而信之可乎熊氏

曰大去者往年分鄖與季紀國猶在紀入齊為附庸得自立廟存姑姊妹至是以所都壽光委之而脫身于外寓則非滅矣又無廹逐不得稱奔君子于是知紀侯之失國庶幾有辭焉春秋特筆書之憫紀罪齊也按十二年叔姬歸酅入齊杜云酅在東莞劇縣酅樵謂遷劇號劭劇夫紀雖去尚能別邑于劇是紀尚未滅也何得實説紀遂亡而名之乎又二十年降鄣公穀云紀遺邑盖紀侯去國二十七年矣而猶有遺

邑是紀尚未滅又一證也若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不爭而不存則胡氏備矣按紀以酅入齊不可言滅既不滅國不當言名則大非名也大去猶言大歸也熊氏之説是也

鄧元錫氏曰國之存亡天實與立天祚建德有所底止時之弗逢德遭其凶民之無援大偪小攻則天實命之謂之何哉故一委命于天紀侯紀季紀叔姬其人也紀酅非季有也以入于齊而書字貴其請後五

廟而存姑姊妹也微子之義也諸侯失地名紀侯失地矣書大去其國曰大去明亡也興他國君之孫而去然又不忍其亡以大去書亦大其以爭國為小而去之也太王之德也又不欲以暴齊而加紀焉至叔姬一亡國婺媵耳紀亡從君迄終死不釋君沒矣嘗為姬宗國有來歸之義而不即安也歸于酅以奉其先之宗祀故紀亡書紀明志不貳于紀也歸酅書歸明歸不失其正也全宗中仁大去中智遯出斯孫禮

行比禮而叔姬峻志貞心捨命不渝也故亡國如紀侯三季之仁義存焉以見貴于春秋孟子曰國君死社稷一道也去之一道也擇而取之可也諸難隣國不免焉請王命求成不免焉遷邦鄀鄀不免焉則大去可也或曰與其去不與其去而不存去而冀存則如勿去且存亡國之所必有也何可冀也曰太王遷而存何也曰是天所與立也方是時也岐不毛狄不爭世未黷于兵故全也乃春秋戰國之際邦如碁布

星列各有主也世爭于戰攻不厭也即一成一旅窮所至蹙之豈有存哉宋閔廣是矣夫國莫慘于滅亡而有道存焉則天之無不命也人之無不天也即興廢存亡異而處之一也故以為性命之書允斯義也樂天安土敦仁能愛而我無與焉

姜廷善曰今兖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有紀城地誌以為紀侯遺邑且有紀子墓焉豈即紀侯避居之地耶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内女不書葬此何以書齊以告也伯姬之葬子齊侯者曰有禮奪齊侯者曰惡詐予謂皆非也紀為齊同姓既不勝其邪心以取其國矣紀侯固兄弟也伯姬非其伯叔母則其伯叔嫂也葬仇葬敵好義者尚且為之伯姬非齊葬其誰葬齊葬伯姬常事也不當予亦不當奪紀亡本末魯史悉書非第以吾女故也紀自有齊難魯兩世君臣悉心謀畫既不能偏師相援

又不敢號呼控人一段悱惻咨嗟之意真有不可自
明者紀國一時君臣夫婦所處盡善固皆可書而春
秋所爲悉書者其亦以我一念無已之至情見于立
詞者耶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此齊人公穀皆以爲齊侯也何氏曰以不沒公知爲
齊侯也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趙子常曰公羊學者

于此獨得經意然不知會伐外稱人圍郕內稱師皆諱也

劉原父曰齊人者齊之微者也其言公及之非公去南面而下與微者狩也若夫忘親釋怨則豈待今日而後貶乎此說是然則狩指練兵非專謂從禽也

穀公穀作部

壬辰〇莊王八年

五年〇齊襄九晉緡十六衛惠十一黔年七蔡哀六鄭

厲十二子儀五曹莊十三陳宣四杞靖十五宋閔三

秦武九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郳犂來來朝

春秋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穀梁傳黎来微國未爵命之君是矣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郓今滕嶧二縣界是郳公作倪犂作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納惠公也公羊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趙子常曰莊公與仇人接春秋始終諱之併人宋陳蔡者既為内諱不可復存筆削之迹義與僖二十七年人楚君自異穀梁是齊侯宋公也此說必有所受但曰

人諸侯以人公逆王命也則非既曰以逆王命貶則
内當沒公不書今四國稱人而内獨書公是使公首
惡也所謂人諸侯以人公亦奇譎非聖筆氣象矣謂
公與仇人接者已多無足貶矣其在逆王命乎第為
齊侯宋公是穀梁一人語恐未可據

癸巳〇莊王九年

六年〇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八蔡哀七鄭
厲十三子儀六曹莊十四陳宣五杞靖十六宋閔四

秦武十楚文二

春王正月

公穀作三月

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救衛者存黔牟而拒朔也孔穎達曰稱人從其班稱字有為也何休乃謂王遣子突卒不能救為天下笑故為主諱誤矣陳氏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于天下隱桓之諸侯會盟侵伐徒以定篡弑也衛

州吁之亂會者五國宋督之亂會者四國袲之會伐鄭以立突于是伐衛以立朔也

此書救之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殺二公子乃即位

熊過氏曰季明德曰凡已入而復者例當書復衛朔之入不稱復者陳君舉以為未得國也則衛侯鄭之再歸其國已得而不稱復不可通矣劉原父以為不

與復也則衛侯衎之歸義非可與而稱復不可通矣至于魚石欒盈之復入義例皆有不合故胡康侯于鄭忽復歸之下特發一例曰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是不以復為紀實之詞而聖人可以抑揚其間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耳朔之出奔衛人實未立君所謂公子黚牟者必洩職以之權攝國事而實制于二卿者也夫衛君既未立則

朔位固尚存也豈得同于已絶而復之例哉此其所
以不稱復也五國同伐取俘先還實不成乎納朔也
衛侯朔入于衛宜有衛之辭使朔殺二凡簒衛天王
討當其罪春秋于此必有異文矣衛侯朔固非賢君
然父子相承君國自正二公子擁戴黔牟興心簒奪
因其得罪天子而故興合謀逐朔置君是以齊宋陳
蔡不服而為此舉也予考之三傳合之書法定當以
公穀為正然則新臺諸詩奈何宣姜自宣姜惠公自

惠公不相及也惠公孱自孱當得國自當得國不相參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傳文姜請之也

胡氏曰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

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
也
俘公穀作寶
甲午○莊王十年
七年○齊襄十一晉緡十八衛惠十三蔡哀八鄭厲十
四子儀七曹莊十五陳宣六杞靖十七宋閔五秦武
十一楚文三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曾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蘓子繇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衆也左氏以為與雨偕公羊以為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按歴代天文志記衆星同隕皆以為星隕如雨蓋無足怪也

夜穀作昔隕公作霣

秋大水無麥苗

黄楚望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杜氏曰今五月周

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傳云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杜氏謂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澤謂苗者五穀在田之通稱孟子云宋人閔其苗之不長又曰惡莠恐其亂苗漢書立苗欲踈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今此書無麥苗記異耳一穀不登不書而今書無麥者以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此時麥為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得斂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為水所漂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為異此年不書饑
者盖水亦旋退更種他穀耳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今山東東阿縣南十二里有穀城
乙未○莊王十一年
八年○齊襄十二弑晉緡十九衛惠十四蔡哀九鄭厲
十五子儀八曹莊十六陳宣七杞靖十八宋閔六蔡
武十二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郕為文昭與周公為兄弟魯同禰之國也壤地同而有欲于齊聳魯以侵之魯欲違齊而反兵則不敢欲從齊與操戈又不忍故師次于郎徘徊不進而甲午治兵故為陳鞠師旅整比戎行以濡滯其行雖同齊圍郕而曰郕降齊師則必有緩兵徐戰之法以致郕自降非加兵毒死逼郕于險矣秋師還味此二字有

不事戰鬬善師而還之意當時魯人以疆國之令𢈔勉從師夫子前後所書二十餘字而一段吏猶悱惻委婉周旋之意俱可想見據傳載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徳齊師何罪則公在行矣不書公諱之也自春至秋已歷三時公當書至既諱公自不可書公至而以師還識之書至自在其中矣書法曲盡如此其化工耶或曰此旨鑿空子何以得之予曰于諱公及郕伯来奔以見其實于師次

于郎以得其似于書法之委婉以會其神

治公作祠郿公作成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及瓜而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曰公子彭生也公懼墮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費請

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見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

趙氏曰穀梁云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按例不命之卿例不書氏既不書氏自然以名連國蘸子縣曰不稱公孫將為君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然春秋所書無道而稱臣者六齊諸兒雖無道而無知以其私弑之故稱無知晉夷皐楚虔雖無道而趙盾公子比疑于無罪故稱盾及比陳平國蔡固齊

光雖無道微舒太子般崔杼之惡甚于君故稱微舒

太子般崔杼言各有所當不必同也

丙申○莊王十二年

九年○齊桓公小白元年晉緡二十衛惠十五蔡哀十

鄭厲十六子儀九曹莊十七陳宣八杞靖十九宋閔

七秦武十三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穀梁傳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據左氏似賊繇一人穀梁則名繫討罪義俱未盡盖無知弑君人所共忿雍廩一人借公濟私書齊人者國人皆欲殺之也

春秋書稱公子曰公子大夫曰大夫公子大夫曰公子大夫在父曰公子在兄曰弟始而疑于為君則名之齊弟曰年鄭弟曰語本國而無族者隱曰俠桓曰柔他國而無族者楚曰椒吳曰札率其恒稱義無褒貶此一定之法也説者見隱四之衛人殺州吁于濮

莊九之齊人殺無知討賊止此二人二討皆無其族以為有意削之不知二人實未賜族也州吁變子有寵疑于為君安遽賜族無知為公孫夷仲年之子仲年見寵僖公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尚以弟稱則年且未稱公子無知安得輒稱公孫故曰二人實未賜族也然則桓六之蔡人殺陳佗宣十一之楚人殺陳夏徵舒昭四之楚人執齊慶封三人何以去族三人皆見討于他國者也見討于他國以國氏足矣

奚傾稱爲至如非弑逆而去族文十四之公孫敖卒于齊襄二十三之晉人殺欒盈三十之鄭人殺良霄敖久在外盈自外入霄已在逃皆位絶也非我之大夫削之也成十五之宋殺其大夫山左傳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本自背族故去其族此春秋之特筆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左氏齊無君也大夫不名衆辭也盟納子糾也公羊

以為諱與大夫盟何說焉

蔇公穀作暨孫明復曰齊地在今嶧縣東八十里

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無子字

齊小白入于齊

糾與小白俱庶子孰為兄孰為弟未可知也左氏無

明文公穀及二傳注則子糾是兄桓公是弟程子以

薄昭之言證桓公為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

國則二人之為兄弟未有確然者也然國君之子以貴賤論貴賤之法以班論子糾之母魯女小白之母衛女魯在衛上班故貴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者小白未經見故繫以齊非時竊入故書以入直舉之辭穀梁曰惡之非也趙氏曰入齊與納糾二事故更端而繫之齊亦非也公伐齊納糾不書齊糾者何也蒙上伐齊之文故不復再書齊也非以當立不立為義也突歸于鄭與小白入于齊同公羊曰歸者出入無

惡入者出入惡而突曰歸小白曰入者則公羊之說非也宋人執祭仲已與之盟立突矣業有奉焉故曰歸魯方納糾而桓公自莒先入出其不意故曰入曰歸則鄭自其家矣不必書鄭曰入則各國皆可入也故必曰齊小白不稱公子于時不必稱公子也

趙子常曰凡嗣君未踰年稱子者以其即柩前之位也子糾為魯所納未入國而小白已自莒先入立矣襄公矣戰敗魯師乃來脇殺子糾子糾未嘗一日立

在喪之位乃得稱子何也凡爭國公子或稱納或稱歸或入或出皆去屬不以正不正若糾與捷菑突忽覊赤小白陽生之類皆是則史固不得異文何獨于糾之納與殺而以嗣君在喪之號稱之此春秋特筆也按史記子糾母魯女也小白母衛女也魯女班當在衛女上則糾貴應立然以才則小白賢以黨則小白有國髙為內主論其事則子糾見殺而小白成一匡天下之功茍後世但以小白為賢為有功而不知

糾貴之應立則自賢者必醜正恃功者可奪嫡斯有國者禍亂之原也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是故于納糾稱子明其應立以別于外納不正而後書者則糾與小白正不正之分不辨而明矣二傳皆作伐齊納糾孔頴達曰今左氏定本糾上有子字葢唐初學者較定春秋古經以正二傳之失

黄先生澤曰宫闈之制若非班序貴賤之分素定則亦嘗為亂階故何休立子之制說春秋者決不可廢

也蓋古人立子論適不論年縱不是適亦須母貴賤如晉人欲立長君選擇羣公子亦先論其母今試立例以推之謂如齊襄公是嫡長嗣位子糾是齊僖右媵之子桓公却非兩媵之數乃是衆妾之子則桓公是篡若襄公是右媵或左媵之子而與子糾同母桓母却是衆妾則桓公亦是篡若子糾母是右媵桓母是左媵子糾于次亦應立若子糾母是夫人娣姪桓母却是兩媵娣姪則子糾亦應立今更推未盡之說

謂如公子遂生稱公子遂死稱仲遂古人名字似此者不一用此例之則公子糾生則以魯君故單稱糾死稱子糾者是閔之而稱子也閔之而稱子亦所以見桓公不當殺糾是忍于賊害其同氣又設令子糾是弟則以諸侯之制言之兄殺弟而弟乃是應立之子則自應坐篡奪之罪今止以死書字例言之則糾之死是聖人所閔殺糾者自應有罪蓋因爭國而殺縱不是篡亦是奪或問何以分篡奪曰貴賤相去遠

而賤者乃立則是篡二傳謂桓公篡是也貴賤相去不遠或兩皆可立而彊有力者得之則是奪伊川謂桓公以兄殺弟亦其類也所謂兩皆可立者謂子糾若是姪之子而年幼桓公是娣之子而年長則二人必爭立勢無兩全王道修明之時自應聽命于天子天子既不能治諸侯則強者必立弱者必死雖王制必行而公義裁之豈得無所曲直設令子糾立而殺桓公其罪亦然故用伊川之說推之桓公終不免罪

在王法所當黜若以二傳推之則子糾長而貴桓公是簒無他說也明者于此詳而察之而又有所悟焉則聖人書法始明而論語名忽管仲之疑釋然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時水名在今樂安縣界支流旱則涸故曰乾時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氏言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公實在行今書及齊師

不言公以公敗諱之也又曰蒙上公伐齊之文也雖然若此戰為復仇討賊之舉即公敗亦必重書公伐齊以識欣喜慷慨之辭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得與爭榮矣必不以常事例也胡氏曰能與仇戰雖敗亦榮以敗為榮似非正義黃楚望曰王師尚不諱敗績魯諸侯也敗績亦安得不書

召忽之死子路子貢責備甚至家語曰子糾未成為君召忽未成為臣此二語記自夫子足為千古定斷

豈二子未之聞耶黄楚望曰夫子不責管仲以死者

蓋公子無為君之道師傅先君所託不可純以臣禮

律之有患難則相與周旋既已宣力效勞竭盡其節

而偶脫虎口者則亦在所可恕如管仲是也得夫子

之意矣

冬浚洙

姜廷善曰水經註曰洙水出蓋縣西北臨樂山西經

新泰縣西南流于卞城至魯東北流經孔里此謂洙

泗之閒也又曰北爲洙瀆南則泗水二水交于魯城東北十七里自城北南經魯城西南流而東南入淮今按蓋與新泰魯之北鄙近齊者也

春秋辯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瓏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郭洽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辯義卷六

明 卓爾康 撰

莊公二

丁酉○莊王十三年

十年○齊桓二晉緡二十一衛惠十六蔡哀十一鄭厲十七子儀十曹莊十八陳宣九杞靖二十宋閔八秦武十四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經不書齊伐魯公既敗齊又為魯地則齊之伐魯不言可知也

黄楚望曰胡子言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曰敗兵刃相接以詐謀取勝故書魯為主以責之澤謂桓公死于齊莊公不能復讐及讐惡貫盈而死于弑國内無主而僖公之子糾逃難于魯魯納之又不能集事乾時之敗狼狽而歸鮑叔帥師来脅殺子糾譎取管仲當是時魯幾于不能國矣公若不敗齊師

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又敗宋師于鄑亦何以立國君子于此當恕人之情抑彊扶弱豈得更復責魯故知立論不可失之太過

二月公侵宋

宋閔以莊二年嗣立未嘗通魯惟五年從齊伐衛故趙子常言侵宋所以撓齊也灌甫曰魯夙與宿盟宋疾宿故侵宋以釋宿圍覲郎之師公與同行二説得之矣

此書侵之始

三月宋人遷宿

杜氏曰宋强遷之而取其地故文异于邢遷熊氏曰此遷國之始杜氏謂無益者則北近齊境南遠于宋矣高抑崇曰宿介于宋魯之間屬于宋而親魯宋人以為貳于魯而遷之是也自是宿不復見蓋亦亡矣

宿在今宿遷

此書遷國之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次者止舍之名徘徊而次觀望而次審度而次隨其事而義見救以為譏戰以為善未必確論齊以長勺之敗邀宋報復既入魯地未敢深進此是行兵常法趙氏以為伯圖難集齊次郎楚次厥貉難之也外次不書必有關天下之故而後書此等議論不知從何處來亦駭矣

熊過氏曰乘丘今在曹縣界内古濟陰乘丘鄭漁仲

云郎在單州魚臺縣盖宋至此魯伺其分兵將歸誘而取之則乘丘宜在今曹州近單父之地師古指泰山乘丘為言漁仲因合蛇丘為一皆悞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楚方猾夏春秋惡之不言執者非伯討也不言獲者不與楚人之獲蔡侯也熊氏以為非獲行陳故不言獲拘奚蔡侯何以名留楚九年而死不復國也滕子嬰齊戎蠻子赤皆不復國者也胡氏書名為其服為

臣虜故絕之固不害教實不然也以嬰子無罪故不名獻舞又何罪乎至蘓子繇曰凡獲諸侯不言獲而言以歸尊之也又何譏焉

王樵氏曰此年荆敗蔡師與十四年荆入蔡自是以內外消長之大勢而書蔡最近楚楚圖北方蔡必首受禍是時齊桓方圖伯未集而荆人之勢已如此矣左氏瑣瑣記一息嬀之事假令其有亦豈足書哉

趙子常曰杜氏以蔡季獻舞為一人何氏桓十七年

公羊傳注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卒無怨心以為二人也然杜氏不從者史記蔡世家但言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獻舞為桓侯弟則季為獻舞字以予臆之季決非獻舞也

此書荆猾夏之始

荆州名楚始封以為國至成王頵改稱楚

華在今裕州華縣

舞穀作武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子爵國今濟南歴城縣東界七十里譚城是古平陵其地處齊西畧約三百里是齊所欲得也桓公再不得志于魯務廣土衆民姑為攻瑕之策以立根本此圖伯之規模也譚子不名未通也啖氏書名以著其罪曲矣

李氏曰莊之十年其王靈伯業消長之大會乎齊桓

方謀魯以圖伯于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强于南魯蔡皆文昭之親而所遇若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者以為伯事成而中夏盛其知者以為王道消而外裔長也故執君之禍滅國之禍皆始于此年天下無王齊為之天下無中國楚為之也

此滅國之始

戊戌○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齊桓三晉緡二十二衛惠十七蔡哀十二

鄭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十九陳宣十杞靖二十一

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熊過氏曰鄑本齊所遷紀邑齊宋嘗合兵次郎而宋敗乘丘故今將復合而兵在鄑杜氏以鄑為魯邑非也

秋宋大水

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魯宋方爭兵不廢弔恤禮也魯弔宋故書且宋災當記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冬齊侯來逆共姬則齊侯親迎可知何以不書此時魯與齊搆怨禮自薄此年魯主王姬惟書歸齊一條以識魯主之禮而已不悉書也與莊元年異矣胡傳按周制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

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于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自秦而後尊君抑臣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于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大矣

初學記周末以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因之漢制帝女為公主姊妹為長公主諸王女為翁主

汪氏曰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于崇貴吞悲茹氣無所逃訴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敩尚臨海公主讓婚表有云制勒甚於僕隷則其㒔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詩相表裏實

萬世之法也

己亥〇莊王十五年崩

莊王崩當莊公之十二年僖王崩當莊公之十七年莊僖固庸主不足令魯周不告魯亦不往崩葬自不書頃王不書左氏明言周公閱王孫蘇爭政史記亦言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又不待辯矣

十有二年〇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三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二十

二宋閔十弒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三月

紀叔姬歸于酅

紀侯巳卒叔姬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魯人髙其節義恩禮有加是故其卒其葬春秋悉書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亦足榮矣惟叔姬歸酅一事足風千古故先書叔姬之歸以本之惟書叔姬故于伯姬之歸卒亦詳不然魯女之嫁于諸侯多矣何獨伯姬乎詩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叔姬之謂也余于是而又見紀侯去國太王之養人也紀侯入齊微子之存祀也叔姬歸酅共姜之矢志也不幸亡國而危之命變之正庶幾不失其道于紀一時見其盛焉

汪氏曰叔姬雖伯姬之娣然諸侯夫人既卒則次妃攝治内事故叔姬雖媵妾當奉紀祭祀

三國志魏曹爽傳注夏侯文寧女名令女妻爽弟文叔文叔蚤死家欲嫁之以刀截其兩耳居止常依爽

奭誅曹氏盡死文寧以曹氏無遺類兾其意沮使人風之令女以刀斷鼻或曰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汪氏曰或謂叔姬歸于叔非其所歸亂也夫叔姬歸于酅酅乃紀五廟所在叔姬之歸以奉祭祀而非歸于紀季也夏侯令女之依奭與叔姬正同豈可亦責

之依其伯乎春秋書内女惟紀叔姬宋伯姬録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仇牧死而得書與孔父同孔父義形于色仇牧不畏彊禦賢之也太宰督與仇同死官位崇于牧操國重于牧削而不得書身有罪也當時督之見殺告策必先于牧削而不書夫子特筆以是知惠伯死子惡以

無君命而不書名忽死子糾以同匹夫而不書皆此志也

捷公作接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奔陳賂陳得萬而醢之受賂者固有罪非宋之罪也茍得賊行誅信大義以快人心可矣其得賊之法安足問焉胡氏以為不成討賊故不書討賊者非也

春秋弑君之賊而本國討得其正者莫如隱四年之衛人殺州吁于濮莊九年之齊人殺無知他國討得其正者莫如宣十一年之楚人殺陳夏徵舒昭四年之楚子執齊慶封殺之伯國討得其正者莫如成十五年之晉侯執曹伯終春秋不過此四五事而已春秋自莊九年書齊人殺無知後十二年宋萬弑君止書奔陳而不正其殺者以後弑君之賊俱不討無可書也何也春秋弑逆踵接齊桓之伯尚不能討魯宋

之逆取賂而還况于他國以至為臣伐君庶臣逐主與春秋相始終夫子不勝悲不勝痛故自州吁無知以外絶不書即里克甯喜二殺疑于討賊者亦不以討賊書以為三綱絶五倫斁舉世盡臣弑君子弑父者而吾從何處置筆也夷狄之有君而發憤于楚特于楚人殺夏徵舒執慶封惓惓焉即徵舒為入陳之事不可不書乃慶封已逃在吳楚子伐吳原非追討雟惡可以不書而特書之聖人之情見乎詞矣

姜廷善曰陳人始不以為賊而納之後又因以為利而始殺之是其黨賊而失刑也故書萬出奔陳而不書陳人殺萬以罪陳

庚子○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二杞靖二十三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周莊王十三年崩子僖王十三年立經不書崩葬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左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

齊桓公糾合四國大有謀焉陳蔡與宋近合陳宋漸可入中國矣合蔡所以閒楚也蔡之終不至者為楚迫也邾東方之國齊之後也魯望國鄰國是大援也合邾而亦可以多助矣合魯而齊無內虞可以出而縱横天下矣鄭亂先宋齊何不平鄭曰桓公方為宋

謀未暇及也

四國稱人胡氏曰諸侯自相推戴為盟主是無君矣稱人以誅始亂是逆知齊桓之伯而先抑之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言衆與之也是逆知齊桓之伯而先奬之也皆非也以宋人為宋公是穀梁一人語與莊五納朔同然如其稱人亦自有説盖去年冬十月宋萬奔陳是時蕭叔大心纔立御説為君而今年春齊桓即為此會也相隔僅兩月餘耳萬罪方

討宋君未與會北杏之舉齊固曰吾以平宋耳御説方將仰鼻息于齊何敢哆然行公禮以與齊亢乎故稱人宋稱人則三國自不得不人矣况邾為附庸可以人蔡侯獻舞十年為楚所執而不歸蔡未立君可以人獨所難者陳耳然陳蔡同為小國人陳與宋等亦無惜焉三人從二人人之宜也况陳蔡邾傳皆不言其君人之宜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始伯之書有三北杏獨書齊侯曹

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是也然胡氏止于北杏
發予齊侯之說陳氏兼及城濮至于曹南二家皆不
予之盖以鹿上復人宋則非始伯之詞矣然則曹南
予宋亦可又曰此為齊桓伯事之始桓公自莒及齊
得管仲于鮑叔而任之首懲襄公田獵畢弋之戒於
是管仲得以畫行其術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
鄉六士鄉十五與國高各帥五鄉焉作内政而寄軍
令興鹽筴以盡海王之利春蒐秋狩有士三萬人以

方行天下而又以三選擇賢始于鄉長之推繼于官長之選復親自資相於是民皆勉于為善相地而衰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重聘幣號名天下之遊士以犀甲贖罪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潛于魯使為南伐之主反臺原漆里于衛使為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于燕使為北伐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陶陰西至濟北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鄰有革車八百乘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

越一戰師服三十餘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

亦有自矣左氏于桓公事多畧故具于此内政之法

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

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

故萬人為一軍帥帥之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

軍者誠簡便矣故曰桓文節制之師

北杏齊地

齊侯縠作齊人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人滅而戍之齊桓立二年而滅譚五年而滅遂譚之於齊也出而不禮入而不賀滅之以示威遂人不與北杏無救患恤災之義則仗義執言矣此齊桓成伯之始圖也

高忠憲曰將卑師少稱人自此至閔二年遷陽凡齊兵皆稱人見其兵貴精而不貴多也

遂今濟南府肥城縣南界古濟北蛇丘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始及齊平也

李濂氏曰當時修伯非得魯則不足為重故如公羊所稱曹子之事捐小利用伯術以收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夸大之爾蓋魯自長勺乘丘之勝國勢稍振齊不敢以譚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屈己于歸田遷延于

姻好示威于三國耀武于戎捷而魯自是不敢有從違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于此

蘇子繇曰公羊記曹沫手劫桓公以求汶陽之田管仲許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由此著於天下予以為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浮說而非其實也齊魯之怨不在桓公曹沫無以發其怒一也使曹沫誠以劫得盟如華元子反則春秋要盟不書楚宋之盟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而

不書盟今書公會齊侯盟于柯二也故公羊不足信也魯仲連稱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失地五百里及桓公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折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三戰所亡一朝而復按長勺之戰莊公始用曹沫以敗齊自是魯未嘗敗安得所謂三戰三北而兵刼桓公求侵地者乎故仲連亦不足信也

入春秋楚滅漢陽諸姬在齊桓未霸前晉滅耿霍魏在桓伯後告命皆不及于魯故史不書而齊桓滅譚

滅遂在經為滅國之始陳氏謂不書晉楚滅國蔽罪

于伯主其失與二傳均矣

柯齊邑在今東平州東阿縣魯北境

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

辛丑○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齊桓六晉緡二十五衛惠二十蔡哀十五

鄭厲二十一子儀十四弑曹莊二十二陳宣十三杞

共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國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為蹔事也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趙氏曰單伯周大夫也齊桓公所仗以圖諸侯者宋也宋閔公被弑齊桓為北杏之會以平宋而宋首背之豈以桓非受命之伯故諸侯有未安其令者乎于

是齊請師于天子以伐宋而單伯會之假王命以合諸侯也陳氏傳曰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定州吁也紀之求成於齊也皆欲假寵于王齊桓之興亦必請王師而後專伐自伯者之令行天下諸侯不復知有王矣

或曰是伐宋者齊侯陳侯曹伯也諸家以為將卑師少且以單伯為魯臣故其說支離如此然據左傳諸侯伐宋之語則以事統于君故曰諸侯不必其君親

在乃稱諸侯也熊氏曰茍非其君親之即身在行閒不必目君成襄以前書法自是如此故此三國君在不在未可知也

六月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殺傳瑕

子儀在經十四年而春秋不書弑君鄭固不告諸侯亦不以子儀為君也

秋七月荆入蔡

北杏之會蔡已從齊但齊桓霸業初基威勢未盛故楚恃其强復入蔡

李廉氏曰蔡為周室宗盟之長近于楚而嘗受楚禍中國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杏之後齊之盟會蔡不復與矣蔡之始録于經則會鄧以懼楚終録于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之始見于經曰敗蔡終録于經曰圍蔡齊晉之伯其極盛則侵蔡以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終于柏舉之戰吳操中國之權

又以蔡故焉原一蔡之始終而中國消長之形荆楚强弱之變皆可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傳宋服故也

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皆不敢不至宋服故也齊伯畧定矣

齊侯于是始命以伯于何見之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今鄄之會班序之禮也齊

先于宋是以知命齊以伯也

趙子常曰凡王入以内辭書之二傳不知史法誤以單伯為魯大夫故元年送王姬改送為逆胡氏承其誤遂使桓公請命天子之意不彰呂大圭氏曰單伯周之世族周有單襄公單簡公諸侯大夫無稱伯者如毛伯凡伯名伯皆王朝卿蓋周有單姓魯無單姓經傳固可考也

王臣于諸侯會不殊而盟殊盟于小臣不殊而大臣

殊莊公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此會不殊也僖八年洮之盟王人與盟此盟與小臣不殊也僖九年葵丘之會宰周公不與盟此大臣殊也齊桓尊周立法必無僭越之事此三者會盟王臣之定例至襄公二年單子與晉宋列國盟于雞澤昭十三年劉子與齊列國同盟于平丘則王大臣爭相執耳矣此世道之變也

鄄衛地今濮州

壬寅○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十一蔡哀十六鄭厲二十二曹莊二十三陳宣十四杞共二宋桓三秦武十九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其復會何單伯既還桓公始自以方伯之禮會諸侯且有陳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趙子常曰以國事行也或曰求婦也鄄之會莊公不預文姜如齊疑若爲之解歟許氏張氏皆主此說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左傳秋諸侯爲宋伐郳

杜氏曰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熊氏曰郳魯附庸之國宋從齊而魯不會鄄故齊助宋爭郳以抑之也其後至僖公請王進郳爲小邾子而仍隷魯焉則以僖之睦也而霸者之心見矣

杜氏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二君相敵則先齊侯成伯也非君而人自是以爵為序

郳公作兒

鄭人侵宋

左傳諸侯以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胡傳侵宋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

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害賢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王樵氏曰鄭不誠服齊背二鄄之會而侵宋桓公若能聲突簒奪之罪而廢之擇立莊公之子豈不為伯業之光哉不此之顧二鄄之會既列諸同好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為詞其義淺矣

冬十月

癸卯○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齊桓八晉緡二十七滅武公稱三十八年

衛惠二十二蔡哀十七鄭厲二十三曹莊二十四陳

宣十五杞共三宋桓四秦武二十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宋故也

熊過氏曰宋主兵故先齊許翰曰中國諸侯既為之服郳又為之服鄭宋盖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此南北爭鄭之始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齊楚伐鄭于是始王樵氏曰齊方圖霸楚亦浸強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而鄭尤要領之國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伯與楚之所必争也自是鄭被兵於齊於晉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春秋備書以識其時之盛衰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鄭成也趙氏不言公諱與讐同盟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非也如其為仇何不于柯之盟諱之也程氏曰惡失信也此緣後受鄭詹生義亦非也杜氏以為微者齊為大國桓又新貴柯盟在邇口血未乾乜國諸侯儼然在焉魯君何敢以微者往竊疑必是脫文及檢公羊本條原有公字信矣齊自北杏以後諸

侯之心猶未一也故雖屢會而無盟至是以鄭成之故九合諸侯同心尊周而外楚然猶未敢耑主盟之權故曰同盟至僖二年盟于貫齊始為盟主不復書同矣

趙氏曰公既盟齊侯于柯而二鄄之會不至此同盟于幽諸侯皆在而魯猶以微者行是以有公子結之盟三國西鄙之伐

汪氏曰說者皆疑鄭詹逃來在明年不當先諱公而

貶之夫春秋為國諱惡茍不書鄭詹之來則失事實書詹來而盟幽不諱公則又彰莊公之失信故没公不書使若微者同歃則莊公之罪不甚顯而所以譏之者至矣況聖人筆削一經屬辭比事以寓賞罰必詳上下文及前後事而後識其指歸安可謂不當先諱公乎公子翬未弑隱公而去其族齊無知未弑襄公而弟年書名紀叔姬全節守義以妾媵而特書歸于紀季子賢而不書出奔皆所以詳本末而垂法戒

非可以常例議之也朱子于綱目書魏荀攸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漢末為魏而言魏仁傑未贈司空而稱司空亦先事而致褒貶豈非取法春秋之遺意乎按汪氏說亦有意然幽盟無公實是脫文

春秋有特盟參盟同盟特參二字見于左傳說經者之支也齊桓主伯四十餘年莊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幽之盟書同其餘皆不言同蓋同者為不同而言也葵丘盛時不須言同矣晉文藉桓之餘人心未解伯

靈不歃踐土翟泉二盟不言同齊氏曰經書同盟者十有六幽幽新城清丘斷道蟲牢馬陵蒲戚柯陵虛朾雞澤戲亳城北重丘平丘其載辭若曰同救災患同恤禍亂同獎王室同討不服皆天下之辭所謂公言之也其不書同者若垂隴若澶淵若祝柯若溴梁若皐鼬或以復仇或以平怨或專自大夫或志于黷貨或宋楚主盟或兩國特相盟或侯伯不與盟皆一國之辭所謂私言之也若夫天下之辭公言之而不

書同者首止寗母洮葵丘牡丘踐土翟泉七盟是也七盟皆桓文之盛而春秋不書同又有以見天下之一乎齊晉也故以十六盟視一時之不同者則同盟為愈以首止葵丘踐土七盟視他年之同盟者則不同為盛盖以其有不同者然後書同以别之既曰無不同矣夫又何書同之有

杜氏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

而進之遂班衛上矣夫自莊十五至僖凡三十五年
八會陳在衛上者非杜氏之説也陳之在衛下者人
也侯在衛下者止桓十六年四月耳别有説
滑今河南偃師縣南二十里有古滑國與公次之滑
不同幽宋地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此書同盟之始
郳子克卒
左傳王使虢公命晉曲沃伯以一軍為諸侯郝仲與

曰曲沃簒晉而王命奬亂故諱不書齊桓晉文受命為侯伯亦不書即此意

甲辰○僖王五年崩

十有七年○齊桓九晉武三十九卒衛惠二十三蔡哀十八鄭厲二十四曹莊二十五陳宣十六杞共四宋桓五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

春齊人執鄭詹

左氏鄭不朝也蓋追討前日事也鄭既侵宋又不朝

齊鄭詹自難免執第去年冬鄭方同盟幽朝與不朝尚未可知豈有春時便責其不朝而執其大臣乎意鄭雖同盟心未誠服詹為謀國必有二心齊故執之所以討舊惡而攝邪心也此與召陵之後討陳同公穀佞人之來既無足據左氏不朝之說亦為未詳

夏齊人殲于遂

穀梁傳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

穮子鉏曰齊人滅遂而戍之不戒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書齊人殲于遂自取之也春秋之書敗亡其自取者三齊人殲於遂梁亡王師敗績於茅戎以為其所以自處者固敗亡之道而非敵之罪也

殲公作瀸

秋鄭詹自齊逃來

鄭方朝而執詹以未形之叛於理不順齊無以解手

故逆詹使逃此齊之為謀也或以逃罪詹受逃罪魯

者皆不知當時事實故

詹公作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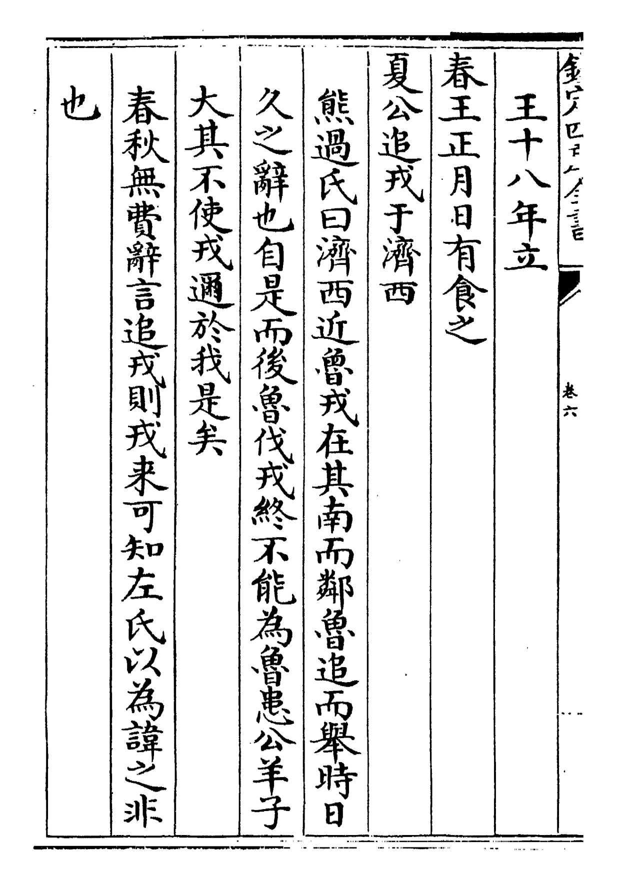
冬多麋

乙巳〇惠王元年

十有八年〇齊桓十晉獻公佹諸元年衛惠二十四蔡

哀十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七杞共五

宋桓六秦德二楚文十四〇周僖王十七年崩孫惠



王十八年立

春王正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熊過氏曰濟西近魯戎在其南而鄰魯追而舉時日久之辭也自是而後魯伐戎終不能為魯患公羊子大其不使戎邇於我是矣

春秋無費辭言追戎則戎來可知左氏以為諱之非也

秋有蜮

孔氏曰洪範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蜮亂之所生也陸璣詩疏云一名射景在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徧身濩濩或或故為災

冬十月

丙午○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齊桓十一晉獻二衛惠二十五蔡哀二十
鄭厲二十六曹莊二十七陳宣十八杞共六宋桓七
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卒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鄄衛之東地知媵為衛女也大夫家無媵女之事知
陳人為陳君也魯受鄭詹之逃齊人不悅聞齊宋適

在于鄄自當往聽即無受逃之事而伯主在前外臣邂逅亦安能不執鞭弭一從伯令也公子結往盟無益於魯則可有害于魯則不可況主盟在齊許則盟不許則不盟結又豈敢自必哉濯甫曰遂事善且不可況以大夫而盟諸侯乎是年冬三國伐我西鄙盖有以致之也過矣鄭詹之逃齊桓何以伐魯逸逃者其心也如不伐魯非所以為令也故不得不伐

王元馭曰結以媵往事至微也何緣遂與霸主為盟

哉公羊傳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啖氏亦謂結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畫講好之計是以春秋善結也若然則齊宋陳何以冬即来伐或又以為三國伐魯以結不奉君命而專之故若然則齊桓公何不當其會時叱而絕之而旣與之盟矣旋即背盟而来伐安在其霸主哉愚以為必有所謂而史失之朱子所謂春秋自有無定當處蓋正指此類耳

董仲舒氏曰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及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夫人姜氏如莒

或謂姜氏知齊不悅魯欲結齊而悅莊不敢還至於齊而適莒以伺之莒近齊之國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欲結魯而魯以前怨尚未決然且討受讎之罪二者不得不伐伐魯者求魯也熊過氏以為結盟欲緩師而公不從故卒見伐又以齊侯不能勤王而唯魯之求失所先後焉誤矣

此見伐之始

丁未○惠王三年

二十年○齊桓十二晉獻三衛惠二十六蔡穆侯肸元

年鄭厲二十七曹莊二十八陳宣十九杞共七宋桓

八秦宣二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

左傳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

夫人姜氏如莒

汪氏曰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葢年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内供奉醜惡無恥不可勝紀朱子綱目于武曌將殂之際屢書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夏齊大災

齊災何以書及我也且齊晉二伯宋陳三恪春秋固

謹書也

左傳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秋七月

左傳王及鄭伯入於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冬齊人伐戎

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故先治之家氏曰周有子頹之亂齊桓為伯主若罔聞知鄭伯虢公胥命于弭以兵討亂殺子頹王入于王城齊亦不能預也齊桓之

失于為義也多矣此正論也然齊桓霸圖有漸整頓家門先為營窟魯宋譚遂郳戎最為相近譚遂小國則滅之以廣土宋魯大國則親之以連交戎未可遽滅亦不當為好故伐以刼之經營布置為根本計故是時鄭伯殺子頹納天王寧周室此最美大之事齊桓自度其力寧讓鄭伯為之而置不一問齊桓自謀立國固如此

戎穀作我

戊申○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穆二

鄭厲二十八卒曹莊二十九陳宣二十杞共八宋桓

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

先是虢叔謂鄭伯曰盍納王乎至是左傳記春胥命

于弭夏同伐王城則胥命者相結言之意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

鄭伯之卒齊侯之幸也齊桓以鄭不朝執鄭詹四年未討而鄭伯方執言仗義討賊納主齊桓曾無一介之使以寧天王使鄭伯不卒必將挾天子以令齊侯齊侯何辭以對故曰鄭伯之卒齊桓之幸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然不免謚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簒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己酉○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穆三鄭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宣二十一杞惠公元年

宋桓十秦宣四楚堵敖三

春王正月肆大眚

姜廷善曰書稱眚災肆赦眚過誤也大過誤當赦者也季氏曰以莊公幼年嗣位制于文姜羣臣不恊其國人陷于大過誤者多矣至是文姜既沒于是肆赦大眚焉書葢予之之辭第以為繇于齊令則未必然也

灌甫曰惠王以子頽之亂播遷于櫟去年春虢鄭納

王于王城以國未靖故為大眚以安反側之心耳則肆大眚為周王之事矣是也所謂以内辭書者歟

啖氏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公羊云忌省有何義乎謂縱釋有罪惡人幸免則所肆當云大罪何云大眚乎

眚公作省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王樵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

末世滋濫謚不應實爰及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取其夫謚冠於姓之上詩稱莊姜宣姜共姜春秋宋共姬即其義也婦人法無謚也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末世別為作謚如景王末崩妻稱穆后皆非禮也魯文姜弑逆淫亂之人得罪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令不誅而死縱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絶棄之足矣又別為之謚曰文而不復繫以桓公可乎自是魯國從而效

尤哀姜成風聲姜敬嬴齊姜穆姜齊歸皆別立謚不
復繫于夫且妾母當之不正益甚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氏載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則應書君殺世子今曰
陳人殺公子則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書於其君
是矣若以君父討而當罪雖專殺無議也必殺之以
非罪而後書今御寇書人以殺與討亂同文又公子
完為其黨亦不書奔則是以亂討而非其罪者也杜

云陳氏惡殺太子之名故以國討公子告非也苟殺太子而赴以公子聖人安得不改正之耶考史陳宣欲立嬖姬子欵國人黨邪助之是時宣公之志未形國人擅殺之迹甚著故不與晉申生宋痤一例

熊過氏曰左氏以御寇為太子則與晉申生宋痤同皆應直稱君殺世子者若他人殺之如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則不言其實公子也則如陳人殺公子過亦不言其今陳人殺而曰其疑下有大夫之闕文

也是時陳從霸令數有會盟御寇貴卿從事意者國人不欲如蔡殺公子燮之類歟陳齊方睦而陳之貴卿見殺不聞齊人之見討也其為霸國亦未盡矣

張氏曰不稱世子未誓于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御寇乃君之適嗣為一國之儲貳而衆人得以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劉氏譏御寇之為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畧殺者之罪也

左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来奔齊使敬

仲為工正

此書專殺之始

御公穀作禦

夏五月

春秋無事以首時稱者五十九惟此書五月昭十年書十二月不誤則有脫焉非孔子故存之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此盟左傳無明文而公穀皆以為公是也莊公受制

于母必使待婚齊女喪中與大夫盟而求婚不書公諱喪時圖婚也若曰諱與大夫盟則諸侯固有盟者矣按公是年三十五歳或繼娶歟史不書歟不然未有國君而愆期若此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大夫之事也喪中納幣尤非也

汪氏曰漢惠帝制于呂氏立姊魯元公主女為后雖娶甥女而不顧與莊公事頗相類

春秋辯義卷六